

期待沪剧界“抱团取暖”常态化

上海沪剧界“整体发力”,通过刚落幕的首届上海(奉贤)沪剧艺术节“整体发声”。“上海的声音”响彻乡间田头、飘到百姓家门口。汇聚在“沪剧艺术节”的旗下,这对源自浦江两岸、已有220多年历史的沪剧来说是头一回,也是沪剧界一次成功的“抱团取暖”。

上海沪剧院、宝山沪剧团、长宁沪剧团三家国有院团,勤苑、勤怡、文慧、彩芳四家民营沪剧团还拿出8台大戏在奉贤各乡镇巡演12场,包括原创沪剧《邓世昌》《51把钥匙》《母子岭》《金绣娘》,整理改编沪剧《庵堂相会》《贤惠媳妇》《恩怨情未了》《巧凤求凰》,深入敬老院等地慰问演出8次,在基层举办沪剧讲座3场,沪剧主题论坛1次,受众近2万人。

其实,沪剧界的“抱团取暖”是有传统的。上世纪50年代末,沪剧界就有过一次联合排演曹禺名剧《雷雨》的盛举,丁是娥的繁漪、解洪元的周朴园、邵滨孙的鲁大海、石筱英和小筱月珍的鲁妈、杨飞飞的四凤、王盘声的周萍、袁滨忠的周冲、赵云鸣的鲁贵,真可谓名家云集,满台生辉。此版《雷雨》,被誉为沪剧历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一批以丁是娥为代表的沪剧前辈艺术家为提升沪剧艺术品位,弘扬沪剧艺术特色,吸引更多观众关注沪剧而不分角色大小,彼此精诚合作的



沪剧《金绣娘》剧照

德艺风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是很值得当代沪剧艺术工作者学习的楷模。至于平时,这些前辈艺术家不分院团、不计流派,呵护关爱新人,帮助提携后人,为沪剧艺术“抱团取暖”的事例举不胜举。而上世纪80年代初由丁是娥倡导的“沪剧回娘家”活动,更是沪剧界“抱团取暖”的成功范例。这项扎根民间、深入民心

的活动持续十年,“娘家人”至今难以忘怀。这次由沪剧院发起倡议、市剧协协调推动、沪剧界积极响应、奉贤区政府大力支持的沪剧艺术节,正是“沪剧回娘家”基础上的升级版,是沪剧界“抱团取暖”优良传统在新世纪的一次发扬。

“抱团取暖”应该是长期的。这是沪剧艺术传承发展的需要,是社

会各方、广大观众的期待,当代沪剧人应该为之不懈努力。2006年6月10日,国家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沪剧被列入其间。传承发展,成了沪剧界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多年来,本市各沪剧院团在保护传承、推动沪剧艺术创新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就2014

年演出场次保守统计看,这次参加沪剧艺术节演出的7家沪剧院团达1600场,观众逾100万。《挑山女人》《敦煌女儿》《小巷总理》《51把钥匙》《风雨同舟》《家园的春天》等一批关注现代生活、弘扬社会正能量剧目的先后推出,更使沪剧这一剧种越来越得到各方关注。

不过,当今沪剧界交流合作的机会还不是很多。有的沪剧院团之间缺少一种有效的沟通交流途径;有的则“你排你的戏”、“我演我的剧”,彼此不贴帖、不往来、不帮衬。这种现象,其实是不利于沪剧艺术的整体发展的。

我们应该提倡,乘着首届沪剧艺术节成功举办这一良好开端,沪剧界协同社会各方继续努力,珍惜“沪剧艺术节”这面旗号,不断提升这一平台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深入民众、扎根民众,争取一届比一届办得好。与此同时,以学习、交流、合作为主旨,在沪剧界建立合作联盟。每一剧团创作演出新剧目时,邀请其他沪剧院团观摩学习;定期或不定期地座谈交流创作演出、人才培养及院团管理中的经验得失,彼此取长补短;加强项目合作,加强人才交流,给年青一代沪剧艺术工作者提供更多锻炼展示机会。互相尊重、良性竞争,营造沪剧界携手并进、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环境,共同推动沪剧界“抱团取暖”的常态化。沈伟民

走出人性复调的迷宫

——读艾伟长篇小说新作《南方》有感

在《风和日丽》《盛夏》之后,艾伟在想象力的流沙上建造了一个更为隐秘而繁复的世界——新作《南方》讲述一个发生在七天里的故事,构筑了一个新的人性复调迷宫。小说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七天,一起凶杀案,从第一日到第七日,通过了“我、你、他”的三重视角,构筑出一个南方城市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三十多年的众生相。第七日凶杀案告破、谜底揭晓,而三十年里巨大的社会变迁也跃然纸上。《南方》有着坚实的社会细节,对于已经过去时代种种事物的描摹如此生动,似乎“永城”不但是一个虚拟的南方小城,也是你我他身边的记忆之城;而小说的构架却如同南方小城里的巷弄,初看简单,细细品味却如迷宫般往返不休彼此连接,充满着种种似乎可以刺破世事真相的隐喻。

艾伟在《南方》里,设置了三个人称:你、我、他。这不仅仅是人称问题,也是一个结构,是一个关于人性的寓言。

“我”无疑是整部小说的主调,更多地指向生命中的“本我”,那个我们至今无法道清的和整个宇宙一一对应的人的内在宇宙。小说中的“我”,双胞胎美女中的一个,罗忆苦。她有着生机勃勃的性感,对于男人来说是一剂迷幻药,能让人骨头里荡漾着泡沫,然而在故事的开始,她已经成了护城河桥洞下荡漾水流里一具苍白的浮尸,充满愧疚地回忆自己欲望蓬勃、死于谋杀的一生。当作者在写作最初杂乱无章的混沌里挣扎了很久后,一句话出

现在笔端“我在一天之前已经死了”。于是世界围绕罗忆苦沉淀下来,渐渐成为后来我们看到的那样。小说中的“你”,是已退休的肖长春。故事开始的1995年7月,他在梦里见到了许久不见的儿媳罗忆苦,然后在护城河发现了罗忆苦的尸体,怀着此生的愧疚,在七天里找到了凶手。肖长春是一个从道德而言似乎毫无瑕疵的人,然而正是他酿成了罗忆苦和很多人一生的悲剧。小说中的“他”,是智商低但善良的杜天宝,他几乎是所有人的天使,也是罗忆苦动荡一生唯一的避风港,却饱受欺骗、羞辱、背叛,无意间推动了人们之间奇异的因果,使得这座充满了偶然、必然和苦厄荒诞的人性复调迷宫得以筑成。

红尘悲凉、世事无常,小说的视角是超乎“我、你、他”三者之上的,书中没有怨恨,只有了一种了然的悲悯。

“我”罗忆苦能点燃男人人们的欲望,也为欲望所驱使,为身边的男人们和亲人带来了灾难,比如抢走了双胞胎妹妹罗思甜的爱人夏小辉,绝望中的罗思甜戴上爱人送的翡翠戒指坐在一个巨大的洗澡桶里沉入水中殒命。同样因为蓬勃的没有出路的欲望,罗忆苦也杀死了夏小辉并最终被曾爱过她又一次次被欺骗的男人所杀。死亡带给罗忆苦的并不是怨恨,当不再为欲望淹没时,罗忆苦对自己为欲望驱使的过往深怀愧疚,此时她对于人们的悲悯也如大浪涌来。

“你”肖长春一生正直无私,却无意造成了朋友夏泽宗一家的悲

剧,更因为公正无情判处了儿子死刑而家破人亡,夫人因此发疯,也将曾经的儿媳罗忆苦引入了悲剧。故事发生的七天里,肖长春不但在寻找凶案的真相,也同样深怀愧疚回忆过往,昔日缺乏的悲悯之浪同样席卷了他。

“他”杜天宝是个阿甘式的人物,虽被人们当成傻子,却以纯真之心守护着身边的人们甚至亡灵,也赢得了生活中的种种幸运与一个亮色、充满希望和温情的尾声,这也让整篇小说显得没有那么苦涩,而如扎根于世事泥泞上的莲花般明亮纯净起来。这三个主要人物或许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欲望”“道德”与“慈悲”的化身,他们三位一体的存在凝聚了小说迷宫之灵魂,也串起了历史与现实。

全书弥漫着寓言的简洁与预言的精准,在七天里构筑了一个南方小城的三十年。在罗忆苦的罪与罚、迷失与愧疚、美丽与忧伤、堕落与救赎中,人性的原罪与时代的宿命蓬勃勃勃结合起来,生长出永城的真实之花。

整部小说简洁而繁复、和谐而冲突、忧伤而幸运,失望交汇着希望,充满洞察世事后的宿命与童真……如同一栋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般稳健有力而又矛盾丰富着,让人不由得想起作者艾伟在成为一位作家之前,在大学里学的是建筑。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学识与体验,才能在用文字构筑世界时,也找到这样独到的结构吧。

夏琦

舞剧《朱鹮》以国际珍稀保护鸟朱鹮为题材,表现人类在近代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与自然、与环境、与各种生灵相伴相生休戚与共的同命关系。初看这个介绍,不禁心生疑窦,如此复杂、沉重的话题如何用以唯美著称的舞剧呈现呢?日前在上海大剧院观赏完由上海歌舞团原创的舞剧《朱鹮》后,不得不为之叹服。

《朱鹮》分为上下篇,上篇展现了农耕时代,淳朴的村民与优雅的朱鹮和谐相处的美丽图景。女舞者们穿着红色的舞鞋,前短后长、白色为主间以橘红色的“羽衣”,形象地展现了朱鹮亭亭玉立的造型,而当舞者们舞动起来时,带有古典芭蕾、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韵律、美感的独特舞姿,栩栩如生地呈现了朱鹮的矜持、高贵,尤其是头部的轻点、转动等微妙动作酷似鸟儿。鸚仙与樵夫的双人舞深情而浪漫,其中,樵夫模拟鸚仙舞姿的细节,让人莞尔,樵夫从开始的笨拙模仿到后来的舞姿灵动再到最后与鸚仙合二为一地和谐共舞,体现了人类与朱鹮之间的圆融一体、情意相通,这种不同生灵间的真挚情感已远远超越了世俗爱情的境界。

而这些空灵的景象在舞剧的下篇,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舞台的背景变换成了荒芜的废墟,幽暗的灯光下,一群舞者穿着灰色的服装跳着现代舞,他们神情黯淡,动作机械,甚至曲起双臂掩住口鼻,让观众立刻联想到自身所处的糟糕的环境,恶劣的空气。极具现代化的气息,压抑阴郁的氛围,恍惚间,让人有种错觉,仿佛

穿越到了另一部舞剧,但一片飘浮在空中的、被一个个路人急速抛掉的羽毛又让人牵挂起朱鹮,此时再次出现的鸚仙,“羽衣”的前胸处已由粉橘色变成了灰黑色,原本优雅、轻盈的舞姿变得焦虑、沉重,她与青年的双人舞依然缠绵,却饱含了忧伤,一同感受着环境之虞下的生命之痛。

从上篇到下篇,直接从远古切换到近现代,两个极端对立的舞台效果间的对抗极大地增强了戏剧张力,更让人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感。刚入下篇,观众脑中还意犹未尽地回味着“吉祥之鸟”列队行来的款款舞姿,眼前呈现的却是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后来鸚们的死亡群像,生命被扼杀的惨烈,不由唤起了正承受着破坏环境的恶果的人们的现实疼痛。下篇后半段中,朱鹮成为博物馆内的标本,学生们到此观摩,这一部分的场景叙事稍显突兀,却也体现了编导将视角直接切入现实的用心。舞剧最后,朱鹮又重生了,也意喻到了今天曾濒临灭绝的朱鹮又出现物种复苏的吉兆,此时台上再现的美也显得更为珍贵。如果舞剧《朱鹮》止步于上篇的美轮美奂,那么只能达到让人赏心悦目的审美浅层,幸而有了下篇美被撕裂的现实呈现,引发人们切肤的疼痛,才能激起深层的反思。

简约、质朴的舞美设计,大写的舞蹈语汇,铺排中强烈的视觉冲击,舞剧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凸显了一个深邃的主题:为了曾经的失去,呼唤永久的珍惜。同时,也正因为有了沉重的立意、丰富的文学内涵,才使得朱鹮们的轻盈之美有了更为深刻的内在支撑。

胡凌虹